

純常子校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九

萍鄉文廷式撰

周必大省齋文集

十八題

庚午解牒并易辨說云紹興庚

午廬陵郡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二是廬陵解額

十倍吾郡宜宋時仕宦亦較多也

劉原父公是集

三十六

先秦古器記云終此意者禮家明

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錄次其世謚迺爲能盡之余

謂攷石刻者宜講史學故地輿官制史事是其所急若

攷秦以前金文則原父三語實得其要其外則麻家推

其歲月而已六一講求金石而事事諮于原父固其宜

也

唐永徽二年正月荊州松資縣令湯君妻傷氏墓誌銘
云夫人姓傷氏諱大妃京兆鄠縣人其先受氏於傷琳
得姓於湯武父薄俱隋懷遠公成州刺史夫人卽刺史
之長女也按傷姓世所罕見得姓於湯武句文義難解
或以湯自號武王故稱湯武猶詩稱武湯歟毛鳳枝關
中金石文字存佚攷云元和姓纂及姓氏急就篇均未
見傷姓

唐永隆二年大都督王善相夫人祿氏墓誌銘毛鳳枝
云祿姓不多見今秦中猶有此姓

風角之說其來甚古惟翼奉風角要候風角六情訣等書今已不傳後漢書張魯傳注引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其大義固當如是今世所傳張稷若風角書詞頗簡淨然羌無論說不詳所本又有風角祕書題郁離子內外篇郁離子者明劉文成之自號則固託之文成所著矣然其卷首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得風后以爲相於是有風占余以爲軒轅命相略近傳嚴此當入周宣夢書固無與占風之事也其分五風五音之風八風八卦之方等說皆與測天賦相同無奇祕語盧召弓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有王穎三式

風角用法立成十二卷今亦不見

藝文志有王融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

文選宋玉風賦注

此翼奉說

之所本三國志方技傳注引管輅別傳曰輅爲郭恩說
八風之變五音之數然則八風五音真風角家舊說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風
角二字蓋出於此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下何休風
角注訓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汪雙池戊
笈談兵二云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
也丙丁丑未寅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
甲乙巳亥角也又云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

剋凶也

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驟之或如離羊觸之此相生也若如伐木鷗之如揚波颺之則相剋

之音

戴彭風角釋占曰兩軍相遇先明納音察時方所

納音爲客

謂日支之音

時方爲主

風起之時及風來之方

時方制納音

利爲主納音制時方利爲客相生爲和不戰

孔子集語卷下引尙書大傳云老弱不受刑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孔叢子亦有此文案此卽曲禮悼耄不刑之義

遼沙門智光龍龕手鑑序云郭彥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

魏晉六朝人詩句頗有可證經典異文者如陸士衡挽

歌詩云友朋自遠來此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異文也

文選二十八李善注引
論語有朋卽作友朋

嵇叔夜幽憤詩云庶勛將來無

馨無臭疑毛詩無聲無臭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
故叔夜用之曹孟德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
哀悠悠疑亦毛詩滔滔之異文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
京邑詩云誰能纈不變李善注云毛萇詩傳曰鬢黑髮
也纈與鬢同是纈卽鬢之異文也謝康樂擬鄴中集詩
暮坐拈揭鳴李注云毛詩雞棲于桀毛萇云雞棲于杙
爲桀桀與揭音義同是揭卽桀之異文也

張茂先女史箴施衿結離

今本訛
作襦

李善注云毛詩云親

結其襦毛萇云襦婦人之帷也襦與離古字通是離卽
襦之異文也

陶淵明讀史述於七十二弟子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
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是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合爲七
十二人乃晉人舊說不始於皇侃論語疏也又淵明時
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言童
冠齊業是亦以爲孔門弟子言延目中流則淵明所見
本浴乎沂或竟作沿乎沂矣王夫之四書稗疏云改浴
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
退之筆解
之刪說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每稱江南河北本異同孔沖遠正義

亦折衷於定本故以六朝人文字攷訂經典雖不必悉
關經師家法要以見唐以前傳本之殊別耳

二程遺書云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若何若曰白日
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谷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曰此
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案程子信
養生而不信輕舉以養生之學近於醫家非神奇之類
也然必以仙爲天地間賊則亦拘墟之見夫使造化之
機果在人手則孰爲竊孰爲不竊亦何庸辯其是非乎

惟居易俟命而索隱行怪不爲則儒者之正論耳

賊字本諸

論語性原壤不遜弟近於行怪故夫子斥之以其有害於人也

顏氏家訓云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又云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閒然此意與程子略近六朝人所以好言服餌也然參同契云廣求名藥與道乖殊野葛巴豆學者所宜慎耳

彭士望六書采序

躬庵文集四

云予嘗同歐陽憲萬過西洋

人見其書皆鏤銅版用羊皮摹之讀者甚勤恆視日晷而愛日問其字其長者笑曰君中國字俱從耳識吾字

從眼識之君輩字非人授不識也案鄭漁仲以爲西方長於耳治中國長於目治與此說似相反然當授學之時則中國字音必從口授而西國則但知拼音之法便可隨字而呼此西人耳識目識之說也國初人頗喜酬酢西人雍正以後乃轉隔膜耳

唐傅奕請除釋教疏云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案此事漢魏史籍不載後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序例云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既有寺四十二則緇徒必有數百人是魏晉之間其禁不嚴特髡髮者必歸朝典則不得自由此可揣而知也

西溪叢語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三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闢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唐武宗毀佛寺制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案招提蘭若與寺不同蓋有大小公私之別孫可之集復佛寺奏云武皇帝籍羣髮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髮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髮矣然制云二十六萬五百人孫說似有未諦

明馬文升疏云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萬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三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其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此與孫疏可相發明明史孝宗卽位詔禮部議汰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是所汰猶不及二

十分之一也

明馬歡瀛涯勝覽錫蘭國其王係鎖俚人崇信佛教人皆不敢食牛止食其乳每將牛糞燒灰徧塗其身王與眾庶每晨調牛糞水遍塗屋下之地然後拜佛古里國王係南毘人崇信佛教國人有五等曰南毘曰回回曰革令曰木瓜其國王國人皆不食牛肉頭目回回人皆不食豬肉王與回誓定云爾毋食牛我無食豬互相禁忌每晨王上殿浴佛訖令人取黃牛淨糞水調遍擦殿內地面牆壁又將牛糞燒成白灰研細布袋盛之常帶在身每早洗面畢取糞灰調水擦其額并兩股間各三

路此爲敬佛敬牛之誠按此等風氣皆傳自天竺其所載古里王弟撒沒梨以金鑄一犢謂之聖主則婆羅門祀牛之事而古里傳訛者也

明鄭曉今言類編云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雁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鎮撫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班學業而不解番文乎按明人譯學荒疎今世所傳十國譯語亦無蒙文則當時不能譯讀或非盡由諱飾也

金幼孜北征錄云因渡水得一木版上有虜字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虜語謂之札達華言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是明初譯學尙精

宋劉貢父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書

彭城集二十七

云天

禧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入主之旨豈嘗爲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又云今侍講逾時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苦議論是宋時侍講本有賜坐之禮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云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

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者亦
曰侍講是崇政殿說書卽侍講之職事而名位稍後者
也然官職曰侍講曰說書輒毅然以師禮自居不稍誤
乎

王弼州觚不觚錄云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
中斷其下有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
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道者則謂
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忽謂
程子衣道袍皆過簡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重戎服
而輕雅服吾未之從也